

## 想起父亲

□王诗根

又是一年清明时,缅怀故人寄哀思。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七个年头了。记得去年清明,我带妻子去看他,在他坟前坐了很久。我说父亲的故事,妻子听。山风从坡上吹过来,吹得坟头的草窸窣地响。我忽然觉得,父亲是听见了的。小时候我像个小尾巴,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。出门前他总要弯下腰,捏捏我的脸蛋,“见人要喊,嘴要甜。”母亲在一旁笑他啰嗦,他便正色道:“三岁看小,七岁看老,这孩子得从小教。”他教我见了长辈怎么称呼,接了人家的点心怎么道谢。那时候的我不甚懂,只觉得有点烦。如今走南闯北几十年,在单位里虽然换了五六个部门,但跟哪个部门的同事都处得来,连打扫卫生的阿姨,楼宇值班的保安都说我没架子。我这才明白,父亲当年教的,哪里是什么客套,是刻进骨头里的“教养”,是朴实的农民家庭能传给孩子的最好“家当”。

我写字也是父亲逼出来的。那时候每天傍晚,我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,他就坐在旁边,就着一盏煤油灯,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哪个字写歪了,他指头一点:“擦了重写。”一边说一边给我示范。他常说:“字是人的门面,把字写好了,人家才高看你一眼。”还翻来覆去讲王羲之、欧阳询练字的故事。说来也怪,慢慢地我真瞧出些门道来,语文老师的字秀气,数学老师的字方正,我

模仿他们的字也越来越像,作业本常被老师拿去给别的同学当范本看。最热闹的是腊月。从小学四年级那个寒假起,每年腊月廿三以后,我就成了村里最忙的人——给左邻右舍写春联。红纸自己贴,墨汁自己出,一分钱不收,父亲却很乐意,且比我还忙,给人递烟倒茶,陪人拉家常,满脸自豪。等人都散了,他才收了笑,认真地跟我说:“别以为人家真稀罕你的字,不过是图省几个钱。你要借着这个机会,好好练,把字写好。”这话我记了一辈子。后来我的字慢慢有了些模样,初中时参加过省里的展览,大学时多次在书法比赛里得过奖,工作后指导学生拿过全省书法比赛一等奖。说来好笑,当年追孩子他妈,人家头一回注意到我,竟是因为看到了我写的字。这也算是父亲给的福气吧。念初一那年春天,有天放学,我老远听见二胡声。父亲坐在门口石凳上,拉的是黄梅戏,拉得摇头晃脑。他是我们村黄梅戏团团的二胡手,一高兴就拉琴,已然成为家人心知肚明却没有道出的小秘密。果然,晚上吃饭时他憋不住了,眼睛亮亮的:“今天交入党申请书了,组织上同意培养我。”那个兴奋劲儿,像个得了奖状的孩子。从那以后,他干活更拼了。生产队的脏活累活抢着干,在乡镇企业加班加点从无怨言。我劝他歇

歇,他把眼一瞪:“不怕苦不怕累,才是党员的样子。现在还不是党员,也得按党员的标准来。”后来他真入了党,还评上了镇里、县里的优秀共产党员,“七一”建党节戴着大红花上台领奖。村口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里,县广播站的新闻里都播出了父亲的先进事迹。我那时觉得父亲就是个英雄。共产党员该是什么样子,以前在书本里读过,在电影里看过。但在父亲身上,我头一回真切地看见了。在父亲的影响下,我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。高中时我成了学校第一个申请入党的学生,大学里我是同年级第一批入党的学生。毕业那年,我想去新疆支教,学校舍不得放,让我留校。工作三十年,我始终记着父亲那句话——是党员就得有个党员的样子。后来我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、先进工作者,也算没给父亲丢脸。老话说,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父亲走得早,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,就是没能好好尽孝。如今能做的,也就是把工作干好,把身体养好,把老母亲照顾好,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这大概是对他最好的告慰了。那天从坟上回来,妻子说,你跟父亲说了那么多话,他一定很高兴。我想了想,说,不是我说了多少,是他当年教我的那些,我都还记得。父亲,您安息!

## 清明节的思念 (外二首)

□李惠艳

思念是田埂上的蒲公英  
 风一吹,就飘向那座矮坟  
 飘向切切搔过的蒲扇  
 扇出灶台上粥的清香

蹲在老院门口摸土墙  
 墙上的划痕还留着父亲的手掌  
 院角的菜畦又绿了  
 却再没人喊我回家喝汤  
 思念很轻又很重  
 压着心头也压着每一寸田埂  
 压着归人未说出口的伤痛

是炊烟绕着青瓦,不肯离去  
 是祖祖辈辈埋在田园里的念想

### 清明节的雨

雨丝细,细过切切的针线  
 斜斜织着,把田园笼成烟  
 坟头的纸幡湿了  
 归人鬓角的霜也湿了

雨打麦苗,沙沙沙  
 像谁在耳边絮絮叨叨  
 说去年的谷穗今年的秧  
 说远方的人近处的房  
 池塘水涨了,漫过田埂  
 映着柳也映着没忍住的泪光  
 雨渗进泥土喂饱了根

这雨不凉,裹着春的香  
 洗去路上的尘也洗去慌张  
 漫过柴门漫过竹篱  
 漫过我心头最软的地方  
 雨停了,云开了  
 老槐树发芽了

### 清明节颂歌

东风扫过田埂  
 荠菜顶破残雪  
 柳丝垂在河沿,晨露坠着  
 风一吹,晃出满河的温柔

田埂上的脚印深浅叠着  
 归人的鞋沾着故乡的泥  
 布谷鸟在枝头啼乡愁  
 穿梭在坟头新生的草叶间

清明不是哭腔  
 是春阳吻过土坯墙的暖

## 一场关于“根”的仪式

□马 丽

春天的风吹绿了杨柳,唤醒了沉睡的泥土;春天的雨润开了百花,染绿了连绵的山谷。天清气清明,万物肆意生长,生命在这一刻,既有离别之思,亦有蓬勃之力。清明,它是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的一幕烟清,是“梨花落后清明”的一抹素白,是“几处早莺争暖树”的丝丝灵动,是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的烂漫欢心。清明,从来不是单一的哀伤,而是思念与生机并存,是一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关于“根”的仪式。你知道清明节为什么要扫墓吗?为什么我们要跨越千山万水,只为回到老家,站在那个矮矮的坟堆前?逝者归根,生者寻根。人终会长大,终会老去,终会化作世间一粒尘埃,但有一种东西永远不熄不灭,那就是绵延不绝的血脉和亲情。清明,无论你去了多远的地方,都要回家看一看你的祖先。树高千尺不忘根,水流万里总思源。我们回家拜祭祖先,不只是一种仪式,更是一场心灵的回归。我们相信,思念的亲人不会离开,他们只是换了个地方,安静地活在了我们的心里。

矮矮的坟,隔绝了我们拥抱的身姿,却隔绝不了我们深沉的思念;一抔黄土,隔断了朝夕相伴,却隔不断世代的血脉相连。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感谢,那些来不及兑现的承诺,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愧疚,都在清明的雨丝中,化作袅袅青烟,随风飘散。我们在碑前驻足、静默、叩首,不是沉溺悲伤,而是与过往对话,与亲人重逢。清明,是血脉长河里的生命叩问。祖辈长眠的山岗上,棠梨花映着白杨树,岁岁枯荣,皆是生死别离处的绵长思念。这里有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”的深情,有“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,我在外头,母亲在里头”的动容。那些陪我们走过童年的身影,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叮嘱,那些沉默却厚重的疼爱,从未真正远去。他们化作山间的风,林间的雾,枝头的花,在每一个清明时节,与我们温柔重逢。我们在坟前轻声低语,诉说近况,倾诉牵挂,把平日里来不及说的思念,都交付给这方宁静的土地。这一叩首、一炷香、一束花,是告别,更是重逢;是祭奠,更是铭记。

清明,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情感纽带。它是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”的生命哲学,告诉我们生命有来有往,万物有枯有荣,生死本就是自然轮回;是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”的文明自觉,让我们在追思先人中懂得敬畏,心怀良善,不忘根本;是血液于水,叶落归根的深厚情感,无论走多远、飞多高,心底总有一处故乡,一方坟茔,一根扯不断的线。这根线,叫作“根”。在中国人的生命里,清明祭祖,从来不是流于形式的仪式,而是为了牢牢记住:记住你的姓,记住你的名,记住你从何而来,记住你为何而出发。正是这份铭记,让漂泊的心有了归宿,让一代又一代人,在岁月长河里紧紧相连,生生不息。清明风起,万千思念如缕。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而清明,便是让归途与来路在此刻相遇,让思念与力量一同生长。清明,是一场关于“根”的仪式,一场关于思念、归属与生命的修行。愿我们在气清景明的春日里,不忘来路,不负时光,把故人放心间,把热爱藏心底,带着根的力量,且行且坚定,活出属于自己的天清地明。

### 我们的节日

# 清明

## 扉页有雨

《清明》这本书的扉页很薄  
 却接住了千年的雨,雨脚里  
 青团的蒸汽正在赶赴一场团聚

田垄的谚语在字缝间返青  
 蚕眠进古画的桑荫,而秋千  
 还荡在菜白未署名的注释里

我们跪成同一行碑文——  
 哭声开成花,纸灰比蝶轻盈  
 子福馍掰开,一半给泥土,一半  
 在踏青的囊中继续发酵甜意  
 原来死并非离去,是生者开始用脉管  
 复写清明的笔画

当书合上,风在段落间清点  
 多少坟堂沉入土壤,就升起了  
 多少星斗,在民族的夜空流转

看啊,这扉页竟是桥梁——  
 最深的缅怀  
 让所有背影,都走向了来处  
 而雨,始终悬在第一个逗号  
 欲言,又止

“清明螺,抵只鹅”。螺蛳丰腴细腻,味道鲜美,素有“盘中明珠”的美誉。清明时节,螺蛳肉最肥美,营养最丰富,是吃螺蛳最佳的时节。每年清明回家,都能吃到母亲做的爆椒螺蛳。清明节期间,虽然有些阴冷,但没有下雨。回到家,母亲在堂屋里收拾螺蛳。“爸呢?”没有看见父亲,心里觉得有些空落。“他啊,”母亲说,“摸螺蛳滑进塘里了。这不,还在床上。”我心里一紧,跑到房里,父亲正倚在床上看书。“怎么样?不要紧吧。”“没什么,就是水有些冷。”父亲淡淡地说。望着佝偻的父亲,我的心一热,每年回家我都是吃现成的,从来没有伸过一回手。今年的清明比较冷,而父亲为了让我们高兴,又在刺骨的水中摸螺蛳,还滑进了水里。小时候,门前的池塘,沟河,到处都有田螺的影子。我们这些“水鸭子”,只要放学,就摸到水边嬉戏。那时的水清澈见底,站在岸边,眼睛瞄一下,就能看清水底的鹅卵石上附着多少田螺。我

们穿着短裤,带着细孔网兜,跑到那些水草丰茂的地方,蹚进水里,在河底一抄,一次就能捞起许多。到了小溪的深处,让脸盆在水面上漂着,憋一口气,扎到溪底去摸螺蛳;等到手满了,双脚一蹬出了水,螺蛳就进了脸盆。运气好的话,在小溪里还能摸到泥鳅和螃蟹。塘堰的田螺就好摸多了,它们一般都附在背阴的石板上,贴近水面的地方,一手下去,七八枚又大又圆的螺蛳就握在手里了。这样摸田螺就像去菜园子摘菜一样,不到半个小时,一腰箩就装满了。那时候,吃的田螺不多,主要是用石头敲碎了喂鸭子。母亲清闲的时候,兴致来了,也会炒螺蛳给父亲下酒,我们也趁机大快朵颐了。母亲炒螺蛳前,总要在锅里滴几滴香油养几天,换两遍清水,等到螺蛳吐尽了泥巴,才仔仔细细地用刷子刷净,剪去尾端。母亲炒螺蛳非常简单,锅里倒适量香油烧起烟,干红尖椒下锅爆香,倒入螺蛳煸炒,放姜片、八角、花椒,炒至螺壳灰暗,螺蛳盖脱落,

加点酱油、糖和足量水;大火烧开,文火慢煮,中间水少时续一次热水。烧至汤汁稍干,撒上香葱,上盘。一盘色泽诱人、香气扑鼻的爆椒螺蛳就大功告成了。“剥螺蛳下酒,强盗来了不肯走。”“螺蛳啖啖,小酒咄咄。”这是父亲最爱念叨的两句话。在温暖的阳光下,盛一碟螺蛳,咪一口小酒,吸一口螺蛳,啧啧有声,吱吱有神,岂不乐乎?这可以说是普通老百姓最为安逸幸福的一个生活片段了。我们倚在旁边,抓起一把就贪婪地吃起来,舌头辣得几乎要吐出来,鼻涕和眼泪也来了,但是一边对着手吹气,一边还要继续抓起来吃。中午,母亲炒了一大砂锅螺蛳。鲜亮红艳的螺蛳勾人食欲,我夹起一个,轻轻吮吸,那熟悉的味道唤醒了麻木的味蕾。一抬头,父母正坐在桌旁欢喜地看着我们。女儿把螺蛳肉塞进母亲的嘴里,母亲直摇头说吃不动。望着慈祥的母亲、苍老的父亲,眼泪不知怎么的就来了!

□章中林

## 清明的螺蛳

